

市井

## 柿红·冬暖

□ 鲍学良



世相

## 朋友圈里几多情

□ 陈裕

返昆4个多月,几乎日日早出晚归,披星戴月,无暇驻足,于是小院荒草丛生。幸得喜欢侍弄花草的勤劳了一辈子的母亲,近日来帮照顾老超,顺便打理,小院才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

前几日晚上,老超提醒我看院中柿子树,说是已经挂满了果。我才发现,在漆黑的夜色中,一团团攒集在一起的柿子,如暗夜里的一个个小灯笼,照得人心暖暖的。于是想起唐·李益的诗句:“柿叶翻红霜景秋,碧天如水倚红楼。”已经入冬,我早已错过了柿叶装点的秋色,定要看,今年柿子照亮的冬景!

宋·范宗尹有“村暗桑枝合,林红柿子繁”的佳句,此时的我,颇有同感,于老屋、山石、藤蔓间,看到这一团团结实、明亮、温暖的橙黄橘红的柿子,高挂在落尽了树叶的单薄的枝条上,才觉出生命的倔强与勇敢!

今春,由于疫情,幸得有一爿老屋,一个小院,打发了不少禁足后无聊的时光。一家三口,尤其是,我和老超,翻捡了多年覆压在柿子树根部的建筑垃圾,才得以见到今冬满树的金黄。我们耙了地,松了土,帮忙的老超,还曾经把清理化粪池时,捞起的板结的肥料为柿子树压了肥,妻、儿得空也没忘了浇水,才有了今年眼中的温暖。

昆明的初冬最好,大部分时日天蓝

水清,风和日丽,不仅有满眼习以为常的绿,还有四时不断的花。尤其是属于秋季的金黄和金红,让生活在春城的人们,在温暖的午后,热到穿着单衣、薄衫,怀疑是否身处冬日。

在北京的学生们发来首都的第一场雪的照片,游学多年的弟子回家探亲感慨昆明的和暖,更让我觉出昆明的好,春城的暖。

12月10日,老超的左眼被小伙伴误伤时,我和妻都忙得不可开交,又是课又是会,无法及时赶回,一家人心悸不已,老父母第一时间冲到学校护送老超去医院,老姐早在医院等候,所幸,只是角膜受损,视力下降,医生要求静养。

老超的两位老师登门看望,让善良的老超高兴得不行,忘了疼痛。暮色将尽,近邻小郭母子的到来,也让人温暖,包括误伤老超的小杨一家三口的到来,几通满怀关切的电话,都如这一树冬日的柿子,让人温暖,人间值得。

“洲白芦花吐,园红柿叶稀”(唐代·张籍《岳州晚景》),不曾有芦花可赏,却在观柿回眸时,看到院墙上的几挂炮仗花,开得可爱,颜色和金红的柿子一致,形状也是团团簇簇的,只是柿子结实健硕,炮仗花,明媚俊美,各有风致。

柿子红时冬日暖,人间至味是清欢!

城里

## 相亲

□ 罗倩仪

天气越来越冷了,钟晓从高耸的写字楼走出来,紧了紧紫色的外套。

电话响了,是母亲打来的。钟晓不必接就知道是打来提醒她今天相亲别迟到的。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,母亲催她结婚,整整催了十年。这些年来,钟晓相亲过好多次,但每次不是单方面看不上,就是相互没看上,抑或相处一段时间后,才发现对方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另一半,于是冷静地选择分手。

虽然年龄和细纹在稳步地增长,但随着工资和职位越来越高,钟晓的眼光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变高了。

钟晓走进约好的饭店,第一眼看到徐越时,好感油然而生。徐越年过四十,但完全没有中年男人的油腻感,白白净净,举止儒雅。而徐越对身材高挑的钟晓第一印象好像也很不错,一直眉目含笑。

钟晓打量着徐越,总觉得他们在哪里见过。徐越似乎也有这种感觉,因为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话:“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?”钟晓呵呵一笑,抿了一口茶: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

“《红楼梦》里,林黛玉第一次见到贾宝玉时,心里就想:好生奇怪,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,何等眼熟到如此!贾宝玉更是冲口而出说‘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’。这一切皆因他们有心灵感应,前世有缘。”徐越说着,看了钟晓一眼,“看来咱们也是有缘分的。”钟晓听罢,笑得眼角的细纹都爬出来了。

不过,活到这把年纪,谁也不是省油的灯,谁的时间都是宝贵的。寒暄过后,两人就开始展示各自的实力。

徐越表面上在说这些年工作多么

不易,从月薪一千元,到现在工资涨了二十倍,年底拿分红,充满艰难险阻,其实就是在告诉对方自己的财力。钟晓报以心知肚明的一笑,接着抱怨自己最近实在太忙了,平常要上班,市区的房子又在重新装修,都没空去管出租的那两套房子变成什么样了。

两人细细咀嚼着对方的话,眼睛发亮,纷纷在心里认可了对方,接下来的交谈就变得轻松随意了。他们越看越觉得对方眼熟,越看越喜欢对方。

正当两人相谈甚欢之际,一位女服务员端着两瓶冰啤酒过来了,脆生生地说:“这两瓶啤酒,是我们餐厅送给二位的。”

看到啤酒,钟晓突然一个激灵,想起一些事情来,徐越的脸色也有了微妙的变化。

不久,两人深深看了对方一眼后,以“天气太冷,早些回去休息”为由,匆匆告别了。

他们都记起对方来了。十年前,他们第一次相亲,是在一个叫“啤酒屋”的小店里。当时,徐越嫌弃钟晓家庭不够富裕,无法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,钟晓也嫌弃徐越家境贫寒,无法让她过富太太的生活。他们都不愿意相互扶持,却都觉得对方太现实,就此别过。

钟晓拿出手机,把徐越的微信删掉了。她知道,徐越也会和她做一样的操作。

十年前,他们相互看不上对方,没有在一起。没想到,十年后,他们看上了对方,但依然无法在一起。

走在路上,钟晓感叹,天气可真冷,这个城市的冬天越来越冷了。

闲话

## 梅香俏枝迎冬至

□ 李仙云

五千年华夏文明,古人对各种节气过得也极有仪式感。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,古时就有“冬至一阳生”的说法,这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,也是阳气逐日回升之时。《清嘉录》中就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,古时到了冬至,皇帝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,官府要在这一天举行“贺冬”仪式,漂泊在外的游子是要回家过节的,正所谓“年终有所归宿”。在《后汉书》中记载:“冬至前后,君子安身静体,百官绝事,不听政,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可见古人对这个节气何其重视。

被世人喻为北宋多情才女的朱淑真,她与词后李清照齐名,提起冬至诗词,最喜欢的还是她的《冬至》:“黄钟应律好风催,阴伏阳升淑气回。葵影便移长至日,梅花先趁小寒开。八神表日占和岁,六管飞葭动细灰。已有岸旁迎腊柳,参差又欲领春来。”身居江南多年的我,每每冬至日在一丝清寒中,看到公园亭边,在枝影横斜间,那开得妙雪清雅、暗香盈盈的腊梅花,就总是会想到这位被后世称为“红艳诗人”的才情女子。她清丽婉约的诗风,让我在万物凋零、天地一片萧瑟苍茫的冬日,似乎嗅到了春之萌蘖。正所谓“夏尽秋分日,春生冬至时”,冬至日,春的扉门已在丝丝缕缕的梅香中悄然开启,想到很快万物又开始睁开惺忪睡眼,欢腾着生命的朝气,心中就像冰雪融化的河流,又开始欢畅愉悦了。

“添线绣床人倦,翻香罗幕烟斜。五更箫鼓贵人家,门外晓寒嘶马。帽压半檐朝雪,镜开千靥春霞。小帘沽酒看梅花,梦到林逋山下。”宋朝吴文英在冬至日作的这首《西江月》,捧卷细读,很强的画面感让神思穿越千年,在袅袅氤氲的

美食里有大鱼大肉,小酒小酌。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。节日里的欢聚,杯盘罗列,幸福的一家人,共享一餐席。人在社会里,亲情友情爱情情思不断。你我他都在感情的水里或深或浅地游历,切肤之痛可以铭记,浅薄之情亦能留白。

人生的旅途中,在乎的不是目的地,而是沿途风景,风景在哪里,在诗与远方并存。风景浓缩成方寸之照,人在方寸里笑颜,同框的摆拍,造型的各异,给这旅途平添几许妩媚,几多柔情,几分怀想。

我相信,朋友圈的晒是一种幸福,不仅幸福着晒的主人,也幸福着点看的人。

我更喜欢看朋友圈里好文章。有催人奋进的励志故事,有内容精巧的小小说,还有点染心灵,引发共鸣的韵律诗词。

文字的优美,可以创设意境的悠远。坐地日行八万里,上揽日月下江河。好的文章是一种启迪,是心灵鸡汤,予心田甘醇的享受,让心灵静守岁月,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”,有超然物外的广远。生活中的磨难和困顿便不再是高山难以逾越,那些困境都会成为过眼云烟不值一提。

我常常流连于这些文章里,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精神上的愉悦和现实生活中的美好,交织在一起,顿觉生之有恋,恋之无悔。我想很多人如我相同,徘徊在朋友圈的文章里,洗刷心灵的污浊,灿烂明天的日子吧。

朋友圈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,每天鲜活着自己,只要人们的追求无止境,朋友圈的更新就不会停止。幸福生活都在朋友圈里,那里很小,屏幕上只容得下有限的消息;那里很大,信息如天高海阔,无限繁华。

一线烟香中,家境贫寒的绣女虽已困倦至极,可为了生计,她强打精神通宵达旦地刺绣。窗外,富贵人家“贺冬”的箫鼓声还在耳边萦绕,宵寒露冷中,只听得来客栓在门外的马儿,一声声扬蹄嘶鸣,似在唤主人夜深该归去了。

在这样的冬至夜晚,头发渐已斑白的词人,悠然地一边饮酒一边静赏梅花,醉眼惺忪中,不觉已进入梦境,他仿佛在寂寥山林,去观赏那粲然绽放的梅花,在酒醉清梦中,他醉心于一片梅香间。

白居易冬至夜在邯郸客棧里作的这首诗: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,还应说着远行人。”平实质朴的诗句间,竟是浓浓的怀亲之情和淡淡的思乡之愁。在这个“冬至大如年”,本是合家欢聚的日子,诗人却在羁旅漂泊的异乡客棧,孤寂得抱膝灯前,陪伴他的,只有孤影青灯,这份孤寂寥落,足以触碰所有孤身在外游子的乡愁。它也让我的神思如一只青鸟,翅膀扑棱间就飞回故乡的村落。我仿佛又看到很多年前,那个雪花蹁跹的冬至,爷爷在灶台间拉着风箱,母亲包着我最爱吃的小馄饨,庭院里雪已盈尺。猫儿在雪地上嬉戏玩耍,足下印出一朵朵小梅花。霸气的花公鸡挺起火红的鸡冠,追得母鸡扑棱着翅膀连蹦带跳,扇得四周雪花凌空乱舞……

记忆是开在流年里的花,我在古人的诗风词韵中,追忆着那些潜藏于岁月深处的往事。不远处花园里,几树腊梅和山茶花,正开得粲然夺目,那一朵朵花瓣仿佛都蕴含着一段故事,一个过往,一份思念。一阵寒风吹过,送来花的馨香也让一种情怀在心间萦绕。

